

◆胡伟专栏·群峰青

◆信笔扬尘

◆小说世情

香樟啊，香樟

在南方，如果要选一棵和乡村情感关系密切的树，除了常见的松树、银杏、榕树，估计香樟树入选是没有问题的。

我熟悉香樟树比较晚，现在想来，我熟悉它们是从有着强烈气息的樟木产品开始的，而没有从它的生态价值出发。

过去，家家都会有几床被子。冬天一过，厚被子就会被拆洗。被套拿到河里漂洗之际，被子里的棉絮放在强阳光下一晒，就算是老棉絮，也会松软不少，这些活干完后就要收藏被子，因棉絮会吸引不知道哪里来的小虫子，所以条件好的家庭会拿出专门的樟木箱子去装。我家当时没有樟木箱子，母亲有其他办法。我亲眼见过母亲悄悄拿出一打白色的樟脑丸，扔向橱柜角落，许是怕我拿着玩耍或者放入口中。天然樟脑丸是从樟树枝叶中提炼出的有芳香味的有机化合物，有防虫、防蛀、防腐作用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樟木产品。

樟木箱子还有故事。那时，母亲在粮站工作，当会计。因收粮付款，和周围的老乡关系比较密切。老乡们特别热情，常邀请我们节假日去单位不远的村子玩，有时晚了，就住在老乡家里。我们几个小孩爬上爬下，东躲西藏，翻箱倒柜地捉迷藏。一次，我钻到一个大箱子里，刚盖上盖子就被一股刺激的气息呛了出来，不明就里地站起来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老乡介绍说那是樟木箱子，有一股樟木的香味，这让我的脑袋感到非常惊奇。

樟脑丸、樟木箱子让我知道了樟树，可树长啥样那时还是没有概念。偶尔发现一棵直溜的大树，一旁的人说这是香樟树。我上下打量，才有一个印象，不过很快又忘记香樟树的模样，还容易把它和青冈树、板栗树搞混。当时还有一个笑话，说一个人脑子不咋样，就说他樟头樟脑，这很显然有点贬低樟树了。在皖南的家乡，松树、杉木、泡桐、柏树、柳树比较多，樟树不能算多。樟树既然名贵，那比较少见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多年后，一次查资料，发现安庆市把樟树作为市树，估计应该是当地樟树比较多吧！

一转眼过了好多年，等到我出差到浙江省的城市和山区采访时，突然之间看见了高密度的樟树。在小溪旁，一不留神，就闪现出一棵香樟，虽然不直，但是比较粗壮，半抱大小，即使有结疤，也不影响气势；在村落，香樟树就更多，可以说村村有香樟。这些香樟年头长，树干更大，枝叶茂盛。很多人就在香樟树下活动，聊天、休息的都有。甚至有些大树下，还有一个小土地庙，这是过去的一种风俗吧！香樟树晴天遮阳，雨天挡雨，背后还有一片黑瓦白墙的房舍，一弯古桥几缕小草，很好地注解了乡愁为何与一棵香樟树紧紧关联。那些树龄动不动就有五十年以上的香樟树，自然深深地融进成乡村的神经系统。

不提樟树木质重且硬及不易变形的木材效益；不提樟树全株带有强烈的香味，可抑制樟脑和提取樟油的特殊化学效应，从生态角度仔细打量这些香樟，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有了理性认识。树木学资料上说香樟树属樟科，常绿大乔木，高达10米—55米左右，直径可达3米，是我国南方城市优良的绿化树、行道树及庭荫树。原产于中国南部多省，亦在日本、琉球和越南等地有分布。我觉得樟树还有美学价值：树干优美，枝条有力，撑向四方，树叶不大不小，树冠面积大且美丽。我推测一棵樟树就能绿化一方土地，十棵樟树就可以把一个小村绿化。从个性角度看香樟树，香樟树应该是那种比较低调的树种，树皮有细小裂纹，不如柏树那么夸张。加上樟树不太容易遭虫害，种上就能成材。谁不喜欢这样的树种呢？

有的地方樟树还有人文气息。有一次在杭州市富阳区采风，在富春第一楼喝了几杯龙井茶，远眺过著名的富春江之后，一群人出了亭楼，见楼外大树下还有两个大藤椅，中间放置一个小桌，我们忍不住坐下来继续聊天。聊天之际，才发现头顶穹窿是一棵参天大树，一看是香樟树。树身有个铭牌，瞧了一下，知道这棵大树已经有360年树龄了，是富阳区第一号古树。朋友谢华介绍说，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在这棵树下和家人合过影。大家看着这棵身材粗壮、树顶高挑如大伞般的樟树，不禁有点恍惚了，一个劲夸赞起来。

闻香识樟树。自从自己不自觉喜欢上这个树种之后，突然觉得去哪里都能发现香樟树。清明回皖祭奠先人后，朋友开车带我去铜陵、青阳、南陵诸地观青山绿水时，不时见到高大的树形，那就是一棵棵香樟树啊！香樟树，不论大小，依然还是那么低调，依然那么优美，每一棵树都美了山野，丰富了城乡的生态内涵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慕容姑苏

董改正

五爷听说我要去苏州，几次叮嘱我一定去看慕容姑苏，回头讲给他听。

慕容姑苏是一个女人，高个子，长脖子，皮肤白皙，那时候是我们的小学教师。她没有正经的课，教音乐，也没有正经的乐器。就因为乐器的事，她认识了五爷。

五爷那时候叫老五，非同一般的聪明。慕容姑苏说：“五师傅，您给做一根笛子吧！”五爷会做水车，会打桌椅，会做带机关的老鼠笼子，却没有做过笛子，当然也没有见过慕容这样的美人。是以，他说：“好！好！”

山里的毛竹多。五爷砍了很多来，他推了打家具的活，开始凭着印象做笛子。他工具全，刀子尺子钻子，圆刀尖刀弯刀，卡尺直尺皮尺，大钻小钻中号钻，还有一条长宽都惊人的长板凳，这些工具，都用米来对待一根根不到一米长的竹子。有人说：“老五，你不是为了笛子吧？”五爷笑。五爷笑起来让人晕眩。五爷个子高，大背头，人很漂亮。

笛子显然不是家具那么简单，做得挺

像回事，却吹不出调来。五爷坐在院子里，几乎一整夜都在试音，吵得他院内树上的鸟睡不安稳。

苏州很大，我好不容易才在西郊找到灵岩山，不远处就是太湖。在山寺与湖滨之间的红瓦青砖的一座精舍内，我找到了慕容，我叫她“慕容老师”。慕容显然还记得我，深秋季节，她穿着紫色风衣。她张大着嘴，眼里含泪带着笑，和我拥抱。她说：“阿源，你都老了！”三十五年了，她也老了，可是依然好看。

我四年级时，慕容就走了。她为此踌躇了好久，五爷说：“你走吧，再不走就走不掉了。”为了调音，慕容经常到五爷处。她长裙长发，站在花木扶疏的院落里试音，她吹《春到湘江》，吹《喜相逢》，吹《赛马》，月色很美，笛声清越，五爷呆呆立在露中。她展颜一笑，就似乎花开了，清香洋溢。

五爷说：“还不行吗？”

慕容摇头，拿起下一支笛子，她已经试了



飞鸟赏春
周文静摄

◆山川故园

又闻槐花香

刘方浩

杏花走，桃花来，槐树开花一排排。摘槐花，酿槐蜜，家有花蜜做把把。

奶奶不认识字，但她总能脱口说出几句顺口溜，每到槐树开花时，她都会信口念上几句，再摘几下把新开的槐花瓣，做我们爱吃的槐花粄。奶奶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可摘起花来却很灵巧，专挑那些刚冒骨朵的嫩枝掐，她说这样的花最甜，全开了的反而没有那味道了。采好的花瓣，用笊箕装着到后河清洗干净，再回到灶台边，捣弄不到半个时辰，一锅香喷喷的槐花粄就出锅了。咬上一口，香喷喷中透着一丝丝甜味，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，这香甜也成了难以忘怀的舌尖记忆。

◆人间小景

旧日书信

李大春

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开始教同学们写信，并亲自写了封慰问解放军的信为模板，叫大家也尝试写封信给解放军。我们不会写，于是按老师写的内容抄了一遍，各自将信装在信封里，跑到石子山高炮部队，将内容完全一样的信送给解放军叔叔。后来，高炮部队给学校回了一封信，感谢孩子们对解放军的拥戴，并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将来成为社会栋梁。送给解放军叔叔那封信的开头一句是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”当时不知这是啥意思，但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，这终究是我第一次写信。

我9岁那年，邻居家住进了一群地区建筑公司的家属，他们带来的孩子也转到我们学校就读。其中，我与一位高我两年级的祁姓同学玩得来，因他带来不少小人书，常借我看，他还会讲书中的一些故事，听得我入迷。一年后，工程结束，他们都回地区去了。不久，我收到祁同学的来信，他鼓励我认真学习，追求进步。祁同学的字写得非常工整

端正，父母看后赞叹不已，对我说：你看看，别人才高你两个年级，就会写信，字还写得这么好，要好好向人家学习。而后要求我给祁同学回信，于是，我提起笔，写下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情况，并表达了要向他学习意愿的书信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写信。

三叔在部队服役，每星期都会给家中来信，因部队当年寄信是不要邮票的，盖个邮戳便可，后来提干了才用上邮票。三叔每次寄来的信中都夹带一封信，信中公开的内容是写给爷爷奶奶的，信中是信给三婶的。信到后均由我来念给大家听，信的开头总是：双亲大人，你们好！有次我感到好奇，读完外面的信便随手拆开里面的信，刚读一句“亲爱的”，三婶听罢脸一红立马抢了过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信中信里别有春秋，藏着的是私房话呢！

因我给祁同学回过信，于是给三叔回信的任务便由我来完成。不过，我写过几次信后，感到除了写了家乡变化、家庭状况以及

不下一百支了。这次她吹的是《鹧鸪飞》。深秋夜里，鹧鸪拍打着翅膀，飞在春满花开的三月里，扑扑扑，扑扑扑。五爷长身玉立，他们站在同一片月色里。

就这支了。“五师傅还好吗？”慕容微笑问我。“嗯，他有福气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都圆满着呢！”

“哦，他的爱人好吗？”她给我续水，拎着茶壶看着我。“是个县剧团演员，戏唱得好。五爷吹笛她唱戏，村里人都能听得到，说比慕容老师吹得不差些了。”

慕容笑，停了一会，她问：“他吹的都是些什么曲子？”

“《春到湘江》《喜相逢》《鹧鸪飞》，有好多，吹得最多的是《姑苏行》。”慕容笑了，大颗的泪珠滚下来。

“你就跟他这样说，不用隐瞒。”临别，慕容嘱咐我。

“您一直一个人吗？”我走了几步，回头问她。她微笑点头，院子里飘红似火。

我如实说给五爷听。五爷老了，高大的身子佝偻着，他听着，不说一句话。在我离开走到院门外时，笛声起，依稀春光，晨雾缭绕，亭阁楼台、小桥流水，美丽、热情，那是姑苏，是青春、爱情。偶尔的叠音、打音、颤音，惊了树叶，簌簌地落下来，一片，又一片。

米粉，槐花瓣被轻轻揉进面团里，灶火满开，锅盖上渐渐腾起带着花香的雾气。奶奶说过，做粄要守着火候，火太旺，那缕清香就会错过；火太弱，香气又化不开来。揭开锅盖，玉白的槐花粄圆润饱满，隐约能看到花瓣嵌入其间，蒸气凝落成珠，像带进了刚采摘时花间的露，此刻都变成了甜。

等热气降一点，迫不及待拿起一块粄来品尝，又香又糯的美味溢满口腔，真实而又隽永。

市场上也常见一些鲜花粄、饼，但鼻轻嗅，确有明显的桂花或槐花的香味，甚至浓烈得让人不敢肯定是原始的花香，还是人工香精的味道，感觉它怎么也比不上自产自做的槐花粄。

奶奶走了三十多年了，带着她的顺口溜和槐花粄消失在那个初夏的风里。但槐花还是年年开，一年比一年热闹。我站在树下，忽然看见一只蜜蜂落在花枝上，转了几圈，又匆匆飞走了。它定是被那香气召唤去的，就像我每年这个时候，总会被记忆里的槐花牵引着，回到那个有奶奶的午后……

我的学习情况外，再没什么内容可写，便捏了挑子。三叔知道后，每个月来信中总会寄上四张邮票给我，逼得我只好搜肠刮肚，抄些好词好句，引用成语典故来给他回信。有次三叔在信中寄来一本总政编排的封面为绿色硬纸皮的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家人收到后如获至宝，争相传阅，我也激动万分，在给三叔的回信结尾写了当时最时髦的词句：致以最崇高的革命敬礼！

工作后，因与师傅同住一宿舍，师傅的女儿与我年龄相仿，朝夕相处，情窦初开，不时会相互递张小纸条。师傅有时将纸条折成美丽的蝴蝶状塞给我，让我浮想联翩，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初的情书吧！后来，师妹上山下乡了，我便开始往知青点寄信，开始了鸿雁传书。

多年后，师妹成了妻子，不过婚后我还在外面求学，上学初始我只给妻子写信，母亲叫父亲给我回信，信中指責道：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我赶紧学三叔样，来个信中信，信件寄给父母收，信内再搭寄一封给妻子。那时，书信便是我与妻子之间深情浓意的载体，我们常在信中表达相互爱慕与思念之情。那时，每天都盼望信件到来，因一打开信封，便能感到一股墨香和爱恋扑面而来。

三十多年前，师兄到武汉读大学，我们常有书信来往，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提笔写过信了。

相马师

张港

草原上，最大的本事是相马，敖亚齐是相马师的顶级。别人说的好马，他会摇头；别人看的劣马，他能点头。马之优劣，得听敖亚齐的。老的少的，当官为民，见敖亚齐必下马步行。奉来马求敖亚齐相看，那得票子，不是白看。

其实，敖亚齐过着最苦的日子：一是滴酒不能沾。喝过酒的人，就是清醒，看马也带情绪，易有偏差。二是不能看赛马。还没赛，他已看出冠军亚军，比赛等于白开水，一点儿味道没了。

敖亚齐相马无数，自家毡房却没有一匹马。要是敖亚齐骑四等马，那成了啥？就是骑了一等马，再有四等更好的打身边过一过，那敖亚齐脸往哪儿放？

这年那达慕，骑手、好马全去了。在敖亚齐眼里，大草原，就是空空荡荡，就是啥也没了。敖亚齐难受得如胸膛钻进了老鼠，就起草地分心。忽的，他看一匹黑马，上下前后细看，大惊失色：这马，皮相中品，骨相中上，神相却是上上，敖亚齐看出来，这匹马能下出千里驹。

没用几个钱，敖亚齐就牵回这四匹骏马。敖亚齐找了最好的公马与母马交配。头胎马驹就是上上，可是并非极致。二胎，却产下龙种儿马。相马无数，百年不遇，这是敖亚齐所见最好的马。敖亚齐从眼看胆，透鼻见肺，由耳入肾，搬舌视肝，掰牙得脾，喜得快要疯狂。他为小儿子取名“隆”，意思是风。

隆长到二岁口，敖亚齐开始吊马。天天让马跑出透了汗，然后喂个半饱，然后将马头拴高，让它够不到草，让它眼睛只看远方。这就是吊马。

吊出来的隆，肋骨条条根根，却透着悍威与龙气——这只有敖亚齐看得明白，别人还以为这马废了。雨天无人，敖亚齐打马狂奔，然后测它鼻息、心跳。敖亚齐喜的是，长成的隆，不仅好在速度，不仅好在耐力，不仅好在勇气，最好是那肾囊、黑黑的肾子，贴近裆下，怎么跑也是凉的。敖亚齐最得意的是这个，这样的儿马，配出了驹子，匹匹好马，个个良驹。这马，金子化水饮它也值。敖亚齐仿佛看到另一个敖亚齐。

敖亚齐爱马如子，也下得了狠手，因调教法，隆日日出息。骑手们也看出了隆的厉害，全等待着，将来配自己的母马，或买到隆的后代。

这天，敖亚齐驯马急停步法。猛跑一阵，一个双提缰，隆前蹄立起腾空，落地是纹丝不动。猛跑一阵，单撇拉缰，隆一个直弯，敖亚齐纹丝不动。正得意时，隆一个前失，摔在地上。甩在空中的敖亚齐已经知道，是隆踩破了豆腐洞——这不是马的错。

老敖亚齐摔得不轻，起了几起没有起来，好像骨头不行了。敖亚齐看马，隆看牵马的骑手，转向一棵结实的黄芪，吃上了。

敖亚齐心忽一下子，疼得要出膛了：好马这时刻应该驮驮帮助主人上马，或是奔跑回去找人施救，可它却这样——

敖亚齐辗转反侧，夜夜无眠：调教了一辈子马，看透了五脏六腑，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——马德。该死！该死！

马性天然，改易极难。敖亚齐思来想去，失德之马，再怎么好也不能养了，趁早出手。再心疼，也得割肉。

敖亚齐卖马，消息风一样传遍草原。可是，敖亚齐出价太高，人人叹息，人人摇头。

这天，来个汉子，这人名巴图，也是出名的相马师。

巴图不多话，也不相马，一手付钱一手牵马。

敖亚齐对围观的人得意上：“终有识马人，值这个价。”看隆头也不回，步步走远，他忽然心如刀绞，冲巴图喊：“好好待它——好好待它——百年一遇的良种——”

没有隆了，敖亚齐心空荡荡的，对着拴过隆的桩子发呆发傻。

这天，敖亚齐去镇上抓药，远远见一匹拐蹄马，马上是个眼熟的人。近了一看，敖亚齐大吃一惊：这不买我马的巴图么？

“这不是敖亚齐么？”巴图也认出敖亚齐。敖亚齐笑笑：“我说巴图，怎么这个模样？怎么骑这路马？”

“日子没过好呗！”

“你买下我的好马，那可是大钱啊！那不是大钱么？”

“我买你的马，可不是为钱。”

“不为钱？”

“敖亚齐，我问你，你那马，是不是摔过人？不是是失过德？”

“那也是好马，配种的好马。”

“配种？好马？当天就让我宰了。这缺德马，要是传种下去，草原会成什么样子？”

